

蕭

陽

文

獻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夫御外方將帥臣闕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
徠驍勇士務攻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以取
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縮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操持
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
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關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

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爲之任武人剔去角牙磨治平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凶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惟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昭赴邠州幙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
謀取爲筮言語某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
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
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橫中流
指山木以爲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奄宅大
區文昭武震蕃酋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
民廢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
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
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割羊醢酒蓄以驩愛國

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唇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國當得也將恩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者則爲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可忘則陸生之談謬悠也果矣某嘗欲北遊以觀邊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詩以寵其行莆陽蔡某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
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
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
蕪而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
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用，非以說
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
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
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
使嚴歌之旨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社夔老矣久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雜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
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
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
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
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
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
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樵今取
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短簫競歌二十二
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橫
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

白兮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凡百七十六曲而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順七曰建隆十二安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內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瑟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別

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
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
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
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鼓
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
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別聲總四百五十二曲
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
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
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
五十曲別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

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二十三曲鄴邑三十九曲
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
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
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
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
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
逸聲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且聲則不失其所系矣
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爲六典而後成
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
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

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鄙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

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
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
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
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
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
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
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
爲何樂乎風頌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
通也曹魏准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靈
龜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自學士大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磧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壤革游塵聚垢合之爲

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爲山海經以釋詁
釋言釋訓合之爲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
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爲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
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爲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
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橐
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
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爲作
也子曾子人品爲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
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
言高帝蕭何此非爲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涓橋

請間之語爲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
盡害之以爲非必疾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
知亞夫可以爲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
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逞人主之
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
直可爲侯王傳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
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爲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
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莆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
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
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
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
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
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
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旣敬服數公之
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
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灾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恠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遠避之說公子然孤忠殆未易
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
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
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
以絕寇萊韓范美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
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
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
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
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寘近侍出使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弘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楊子叙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拙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聞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

議論亦畧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制不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旣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爲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自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

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
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
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
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通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
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
昌儒學浸或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興後禮樂
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益衆迂仲詩少類書學者口
誦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義

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据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語孟爾雅逸固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觀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蘊具是矣何其富也蓋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監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間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太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蓋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

本旨粹如派長而演以已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
讀詩記多李氏說若推頌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
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吁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
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浸趨精約
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宋氏論語則李
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繹其餘意義味
淵未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
接前淑後豈待有功於其鄉哉抑聞之清性固萬世
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興胡氏
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行程張遺說濂溪於詩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爲大序矣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焉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爲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荆舒學術直以釋鳧鷖言之蓋誣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矣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爲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儼輩往往尋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
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爲樂嘗評諸人之作
所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
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
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爲人曠達如列禦寇莊
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
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
非復一事旣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
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
曰爲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頹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
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
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叟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
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
似云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章
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
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
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
雲和而驚風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
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
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
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
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
教慢褻狎閏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
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
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

數年子元儒始請子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
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
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
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
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
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
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諷
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
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
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

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底圖其自號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
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
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櫛
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
今其存者如岫嶼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
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
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
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
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謬
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爲李西園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爲李藩爲袁高義利前於一
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
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必所序者僅十之二
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
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追上印不克就毗陵張
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
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季父易彙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
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
流而爲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
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
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
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
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
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商而精
此季父易藁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
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
說雖譙天授袁道絜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
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
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學
晚舍去併學俸郤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郤博士括蒼
介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
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
昔所鄒俸為刊易藁采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政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
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
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
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
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
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邱鄉友趙時棟宗華
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
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
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
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先生所著之書鑿鑿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
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
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
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
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
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
國步斯頻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
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求乎淳
祐二年正月元日門人王邁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實以小侯事大國辱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母慮數十巾襲惟謹爲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爲寶也竊之交訊一啓直當時吏牘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每一思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真乾淳故家子弟遊暇日眎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惜嘆息以爲距先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棄已如此况後千百年之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卽先生實心之

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
非通家子弟之責乃跡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藏之
以俟成編而壽諸梓竭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
者益多鑿為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
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
鈎考羸餘猶足供錢費而敢厯吾子乎於是精加註
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先大父諱秀實
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
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始祖唐校書鎬公祭田序

前人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僅見於家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爲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又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拘忌失之吾之族數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

異美祭亦世世無敢台或曰親盡而美分悞不可以
父也於是聚族而謀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
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
義蓋累年草創而畫為定制自今始祭之之日凡族
之諸孫咸在某則出於某祖之昭也某則出於某祖
之穆也某與某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
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觥筯序列獻酬有容藹
然忠厚之風焉睦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
書祭之條流于籍以諗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
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

族老人序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莆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公陽岩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家藏而人誦之矣陽岩擇齋后卒不幸與壞劫會嗣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稔有志於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人余謙一俾為之序開編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之日所作蓋公平生榮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

鏡得之茲特大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呂紫微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爲文章略無一毫頽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以老壯窮達為進退者氣實爲之天地間有所謂至剛至大者是爲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為先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卞良平失其智眉山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爲然蘇

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
公爲人剛方嚴峻一介不以取予人意所不可雖當
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
知有諱忌以故憚黯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
諫書講卷綸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
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
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
氣盛則言之長短藪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
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
尚安律不尚竒恠尚典雅不尚纖巧陽岳每稱仲晦

之文取宜臺閣人以爲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而思敏每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實則槩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爲南渡歐蘇門人經指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巋然靈光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絕而奎運終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徃徃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
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
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萬老出於
其間作爲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
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
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
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
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
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撫國初至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
議論銘誌碑傳皆彙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
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
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
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
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
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
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
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孰覽是編者
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毀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柰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剗劇

粹衷本不何治縣子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
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
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
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
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
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
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
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
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
不鷲不獍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鷲
與獍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
後之不暇而予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
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
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
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

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
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
君子蓋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者洙之孫
也公濟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爲建昌儒學教授求言
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爲能世其
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
契爲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爲職矣成湯
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爲武王之師至夫子
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
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爲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爲能世其家哉
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
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爲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
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
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
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來榆百和詩集序

朱文憲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
也帝作歌而皋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
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

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
先命之以韻而爲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
而爲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製則又非
古矣唐人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
以八字爲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
以爲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大抵古之
言詩者不以韻爲詩言之所至而彀成文焉後之言
詩者始以韻爲詩韻不妥則詩不工是詩由韻而後
得焉况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望長城蔡君
道賓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羞愁休四字爲

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爲百首又
誄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
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爲明良喜
起之賡歌其肯爲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蓋深悲蔡君
之不遇也

莆陽文獻卷之九終

莆陽文獻卷之十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
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
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
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
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
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

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楊子曰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效卒不白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史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贊佐長官提綱挈維表廉革污以清一道雖事務之殷文牘之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

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雖
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遽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
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本之以道推之
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
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繩庶府稍可以行
志史贊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晦叔勉之所
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詁業文詞
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晦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僭以
規

壺山文會藁序

陳觀

已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
剝落蠹食者過半迺壺山文會彙也披閱久之不覺
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
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
彙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
耳會蓮峯日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蘆江日隔簾
疎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
不能無士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
令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淚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爲
愷悌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爲閣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鼎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爲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道德經綸相規之言幸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濱之微響於千百載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剝落死生聚散者乎繇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丘伯安吳原善蔡景宸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孚黃孟仁陳虛中方履

道釋源清及予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生時道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聞於篇牘中獲覩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閱武庫中所藏不覺茫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輟響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雋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固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窮餒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未樂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癯鬚髮如雪葛巾野服脩脩然如孤鶴振鷺知為風塵表物得造化清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爲之宋元而下不論也余喜曰朝陽之鳴待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名徹 宸聽得拜翰林典籍余益信天之所以昌先生之詩者有在而又信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直之暇因得先生全集觀之有所謂白雲樵唱草澤狂歌

有所謂鳳臺清嘯凡若干卷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極其形容其叙人事則興衰得喪戚愉悲樂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溢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微爲序余謂詩以道性情者也近世學者多不先以理性情爲本而徒區區於筆蹊墨運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綴拾補綴以爲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冲淡襟度寬

豁固已默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平日之所
養故能流坎隨寓不碍於物盖由先生見道明而澹
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涵忠厚之
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鏤句者所能彷彿
哉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
不能盡窺先生之蘊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
之槩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瀨丘壠圖序

前人

曩予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莆之境南有八壺北
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巉絕林壑森邃往往

有子足跡每酒醒歌闋四顧寂寥但見丘壠累累漫
沒於深榛蔓草間為狐兔所穴樵童牧豎躑躅其上
白楊瀟瀟悲風四來未嘗不為之流涕曰彼其世有
才臣志士烜赫當世者一再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
既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
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
者乎不然則為恐亡其親視其所藏猶荒墟廢址曾
不一覲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
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語子曰吾祖
府君之沒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瀨之原以葬

於今宰木不勝拱矣吾懼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
圖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靳吾友
言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警不亦可乎予曰嗟乎人本
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
是雖世有遠近顧豈二本哉爲酒者不知幾千百年
飲者祭之爲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
也烏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
先世所遺美田廬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
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
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
矣文淵其夫子之用心哉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
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歲焉而祭而不
至死亡其先則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
焉庶不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勅序

方熙

古者建德有冊命焉于以示教誠致褒美而慎重之
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勅之
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昉於此矣余
觀鄭先生三誥勅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景

祐元年勅進士鄭伯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贈
知肇慶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興國朝請郎也其一則
告從政郎鄭渙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
宣奉之審之以叅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
朝廷之重如此內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冊
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
如有以副之觀伯玉任是也後歷節度書記大理司
直觀察推官在在有聲爲時相韓琦公薦加殿中侍
御史動觸權貴有勁直聲與國雖晦迹丘園然克生

賢子如起沃者尉會昌空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
介輟已俸以補軍需移私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
及其父也宜矣渙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
倉不待上報全活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
無餘資清白之聞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
其册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爲近古鄭之有人
於莆爲望族豈獨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
稔而勅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
爲唐相遭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
以公誥身十通慕貴顯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芳君裝潢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
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韓菴王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
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命下薦紳大夫
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爲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
之尤深海內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
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
孺子聞公之去亦皆齋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
澁邪佞巧之徒爲公所摧抑奄奄側自思欲起而不

能者知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阻哉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巳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餘黨三人公寔倡之旣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荆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高峻者爲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爲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揚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視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予棺暴骨於野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綏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還朝上念其功陞爲左副都御史仍蒞淮揚又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多諷權貴人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對色悉謝絕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徃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叅
贊軍務寇平復奉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
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館衆擁入羅拜歌呼連
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
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爲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
佞思脩舉廢墜以佐 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
究心屢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邊事未
寧爲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怠于
懷所謂頽嵩岱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爲憂

而小人以爲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憂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願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子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爲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黃岡序

陳俊 見本傳

伯陽先君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親密子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時伯陽齒壯氣豪進取甚銳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爲者然論議講明

思索取舍恒小心巽入不極不止而執禮卑退又過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顧予強顏豈能益伯陽而因之起予者抑多矣予意伯陽不久當偕出出則名四方既而予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負病坎壈屢厄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爲之慨然也今年夏伯陽膺貢來京得會于官舍予視其謹密猶在泮時而清削骨立有加焉伯陽於是亦自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援例願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訓之拜予既勉留之不可則又徐嘆曰昔人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仕亦觀所以立之而已况予二人

者將夙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蒙恩擢任少司徒且二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瘁寢食爲之不遑然竟未臻來效其爲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道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爲得失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餘烈邦人所慕但世遠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

前陽文獻卷二
二
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爲功又不但勤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推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不蹈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盱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實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動止宜厚自愛廷秀復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己且時又非

吾責吾焉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况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輕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茹納汙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勤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不苟同內不愧于妻子果一硯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爲明錄人棄瑕不以已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庸廟堂善類增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遠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弼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廷

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烏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韶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臨仕途一竒侶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爲贈夸喜惜留蓋兼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爲之序烏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盱江何廷秀遺詔帙書曰此常言九篇乃喬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閣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
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
已序其端願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九篇
者知其所以行為學卽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
講學也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已也戒矜名而畏譏敬
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
以自新張嚴之聲行覓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蒞官
審矣立政造事圖惟久遠不在襍方俱試其原治確
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值至
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侈且耗氣象慄惻議論簡

篤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爲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爲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勗不亦大乎若講學皆扁稱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叅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事勢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職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
或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
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慮
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
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攷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
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爲人清慎
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爲性不同
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
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
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衮衮俱在允聞獨表

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三公然後信群賢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天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旣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復遇然三卿爲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植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爲替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取

事之有執况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憂之慮識者不能安寢公其爲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策也公以六載書最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爲贈某不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冰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谷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月食廩三釜加二馬其祿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落

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
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
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爲其失之也
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
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
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泛
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
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
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舊問答備矣門戶分
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胃

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
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
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
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
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
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
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
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
梁石偕諸知己咸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閩序

前人

成化戊子春家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
尹公知秋官郎中盱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朝
遷副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爲別退韶序其後
人率詩之意以爲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柰何別去
卽別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踈德器誰與成就
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杆格舛漏者如蝟毛又
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旣喜其權用而又期其速來自
人情不能已者而韶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
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
韶何敢贅况辱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諛詞熏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己難酬知
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失之誠以始焉
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己之
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
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已也使萬有一之不
酬吾恐其有所懲劄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
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
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
重遠到無事則虛懷茹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
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

自守號稱狷介也沉酣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
本會同異之攸歸歸然爲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
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爲吾政變通之宜
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
理之能也之三者廷秀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
宜無不至矣異時入秉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
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
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
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已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前人

幕官鄧文振氏來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願告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幸無他責盍持祿乎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饘粥早夜以思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產壯而仕老而歸授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子之歸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兗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
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
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
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簪組於
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竊
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
一濫刑行一雷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竒逢孰不有
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
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
人亦密爲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旣爲

之也難則民視之也易威權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固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哉予忝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國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幕賓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振諳歷世事畫諾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贊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荅問之大關繫無不具

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撥
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
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朝長治久
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
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
學者失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
聞之真哉韶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爲臣不易之語
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
惟不敢亦不暇也比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舟東
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爲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
言行如在贊誦無忝所以師于後人有餘地矣嗚呼
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
逢乎重熙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
顯或以文章著或紆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
無者也韶不揣輒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質無所
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
有去取也

文訣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

編之以自執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
言之左右定位竒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竒
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
吾將見子爲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
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
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爲敵予
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爲
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歲晚開產也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
及而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矗矗如蟻鬪如蜂
也斯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
谷絕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
掣旁觀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
焉是何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
勢漸轉兩涯相去數十里水匯爲巨浸東合滄溟舟
不備風或匪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鼉鼉蛟龍魚鱉生
駘曾跡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
如水勢深廣不震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

水而知爲政之道乎閩爲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爲觀
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
而積錫德色箕帚評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爲
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
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
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
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爲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
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
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持威以繩其下今日
考其文字明目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籟而草薶

之此其效可以立辨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爲下竿也君起謝曰吾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教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戢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爲賦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者爲之不文不遺也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

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南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不足以息爭紆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為使事之累君子蓋羞道之皇明御世天下一統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間多習古能文而勵庶耻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天子有事於其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盧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天子若曰喪禮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每祭必有宴宴必侑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潘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
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爲贈瑛曰非古
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爲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爲謝右方伯鄭公爲賦皇
華君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申
以爲謝憲使洪公又賦杖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
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
當以上告 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王君
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耻者乎而吾藩
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於禮而不瀆乎衆謂君

行宜有贈瑛因譔次其事以爲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爲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爲里若干爲戶若干爲財
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
則拊鍵抵熾以集旤故蘇諸縣重爲常熟吾閩鄧君
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
就道旣入縣迺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
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
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
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

爲走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
太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卒污萊民又相與言
曰惟尹可以奠吾君君爲延園葺茨問問民疾苦皆
蒙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
民如治絲棘則勞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
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爲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
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
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諂之不
悅如君者哉初君爲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
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疏

君政以來且告子曰尹爲政多類此願與之言余乃
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
稱得人而得鄧君爲尤信也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天子下詔拜公南京
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
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爲治今觀不然蓋蜀地
廣民繁爲俗龐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
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爲棧道
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往據高扼險，挺木插石，闕絕我糧運。或呼群挈黨，操甲彎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圯塞，不可以逞。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爲守邊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爲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瀘口。將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盜以歲可得數千。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

為軍民計也其意以為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
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
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為也
不遽為也不遽為而為乃可以有為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
公為說曰海闊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
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
據此而言則公襟懷冲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
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往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
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
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贈奠以告謀國
與吾人之等所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
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
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

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闢士聞于中唐貞元間
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
文華尚論詹為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造 朝得助教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為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教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為諸生不為非義
葬死者而字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卓行持昌言明為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教法已不傳而立教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蒞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褒獎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為教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為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詹信義孚於友又不歎於詹而其文雅溫淳冲讓居禮又多有似於詹者即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台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詹也必矣余以官同於詹而乏詹之道者又矣抗顏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詹因君行道其所以爲送行序

送劉叅政廷信之山東序 吳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枕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遐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
強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
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
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
食則饑饉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
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天子宵旰二三大吏
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穡勸分以鳩其民而紓其患
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種食天未悔禍方及
有秋淫雨蝗螟交相為瘡傳曰人衆勝天天不可勝
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蔽之

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聞劉君廷信
繇戶曹郎中出為山東叅政是時天子念民瘼未
瘳特詔吏曹簡擢以行夫喪亂之歲官必擇賢循疾
疾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
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閎曩在戶曹夙夜恪勤恒出其
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驚勢有所弗撓時稱賢
郎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虎士盤
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為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豫
卜乎且君嘗為我言拯溺之道當如拯溺蓋凡仁人
君子之拯溺者憫其濱於死狂奔盡氣雖濡手足弗

憚方歲凶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君弗憚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不可勝乎哉又况我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阽危即吉康俾京師晏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祿卜之乎余重君別政張之而觀其成且寓訊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筮仕爲刑曹

主事資甚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
一棹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爲茹及是
出以餉客凡聚會直至夜分爐寒炭弗繼躬偃僕拾
殘薪爇之以溫酒用是余有齷壺爇爐之作蓋紀實
也鄉故間或饋小苞苴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
如此者語及時事頓蹙見于顏面成化間妖僧繼曉
巨璫梁芳相與爲熒惑築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
郎乞斬僧與璫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
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
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煥

不時怕病公署閒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
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箴砭賴匡楨者爲多然
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邪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
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裒然居首於是遂
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同宜寘之 天子左
右而乃出之夷僚之鄉當道者之意吾固罔敢知也
雲南去國萬里昨徵還而今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
罔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僇
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業
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觀其成待用之成吾固有所

諫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
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廡位列藩臬
其晉晉者未可涯淡念相慰籍相指視以過茲別有
不能已於嘅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
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
明年乙巳夏有大理卿之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
北上鄉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具酒殺錢公于江詩俾音執爵獻言以爲公贈音惟
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動業是三
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
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拜秋官遂
上疏極言時事嘗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
以至于再且三既而司臬西蜀司藩東廣復屢屢言
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為身圖至遷官退陬循
以薄譴自怡海內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為人引領願
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在擢任都臺付以巡行重寄
曾不旋踵復起為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動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審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寬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祇承 德意
休威黷利民多顯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顧禁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歲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為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狂言知

不足爲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劉職方遣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恪不便者
構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覈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繩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
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彙
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爲庶吉士
素尋愛不遺閒嘗復覩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
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之
夷險而一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
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孤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
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雍之屯坎而改其
平生景仰之素持已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
雍產于楚楚人善歌蓋有自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
和者絕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答亦未
免有孤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晉操琴而鼓南音亦
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
者其衆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
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

之辯 聖明在上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
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
和徒三復咏嘆而序以揚之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
罔盈厥功霄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履
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負邁者用它厥官以毗
予治冢宰祇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
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
厥猷爲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臧否以

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命命若曰幅員既長予耳目有所不逮汝藺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君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輸忠效悃以靖共于有位惟汝迪知其或肆凶壬翫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僭濫予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挫怠荒亦究于爾衷用獻替以佛予仔有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匪難慎厥終如始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徽聞今新服寵命毋黷

于貨毋怵于威毋情以隳毋默以容毋訐以為直毋
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永承令譽以迓承天 賦啓順
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夫
命載以行

釣臺集後序

鄭紀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
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
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
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
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傳之築巖呂

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帶礪之勤繪圖
之肖夢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
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爲所屈
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游學其知先生者必深
討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已
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歿略不往來于
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一遇之殷勤首有間矣豈先
生儒腐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爲阿衡丁置得於左
右文師呂爲尚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
任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褻而易矣豈先生

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傳之道或有未聞歟不然必
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討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
蚤見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
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
不知世之奔走權幸之門夜行不休者讀之以為何
如噫予又恨其出之少晚也然自茲已往亦不為無
益也故書之

釣臺詩序

吳仲珠

見本傳

是歲予館於城郡司訓程先生出釣臺詩示予為言
釣臺嚴子陵釣遊處也以非耳目所及之地悵悵者

久之偶有遺吾釣臺集讀未徹卷恍如身立臺上揖
子陵於千餘載之下心與境會神與若人遊遂自用
韻兼用前人韻成諸體詩一百五十首不自知辭意
之複篇什之多也執事往時宦遊曾過臺下能為我
詩印證否乎子聞終身疲道踞者或不盡知其險要
而指山畫谷多得之未出戶之儒昔有私淑武夷翁
者而曰我讀精舍詩夢作山中客從公夜不眠寒燈
歌白石未嘗不嘆古人景仰往哲之深雖未遊武夷
已有山中歌白石之句則先生一讀釣臺集而百詠
鏗然亦以遐思子陵之清風高節不能自己無非根

於性發於情之正也且子陵披羊裘而坐釣臺不少
俛首乎光武之招說者謂其節義秋霜重漢九鼎有
大功於名教今先生倫堂餘暇獨取釣臺集而唱和
之予謂此詩一傳頌表海角當有聞子陵風而興者
先生有功於名教亦大特以先生未識釣臺而有此
詩人將謂先生作夢中語又不以質諸耳目熟者而
以語予人又將謂予模寫故迹十不能一二亦說夢
也然以當時過釣臺蔗鹿南柯之夢方酣安知能作
夢中語與夢後說夢者皆為非夢耶謂予不信請致
此詩於書郵往問釣臺主人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揚瀾左蠡之隩有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
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
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岷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
守既治行李顧謂諸寮案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
今將出為人牧諸公寧有啓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
意屬辭贈君子雖蹇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
理所前瞰彭蠡請即以是為君言夫彭蠡修廣凡六
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
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

博而有容故衆流納焉古至于今袖艦之去來相銜也輕颺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駭膽慄魄則或翩然而旋或疑然而膠或蕩然而覆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恩旋膠覆沒者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於無心也哉予謂此可以況夫人牧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者矣是何以異於水乎抑子又聞彭蠡蠹實我

一曰皇帝與僞漢陳氏決其雄雌之所昔陳氏賊虐其

主僭擬淫名倨強江漢間方是時也南原之民屬鞬
持戟日事戰攻其知有仰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
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艤舳驅其吏民
肆行旅拒大戰湖開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
奠而萬物遂蓋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
也去今百二十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漸盡而湖山龍
戰之跡尚可考尋君治政之暇率官寮攜尊俎陟廬
阜之顛而瞻眺焉慨然語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
耕婦饁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歟自今其嗣而股肱
守而彛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 列聖覆庥涵煦之德然後
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遊以蕩
滌磊砢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送張君良弼赴福建憲僉事序 前人

祖宗官人之制初不限於所職邇來執銓枋者以人
之器能各安所習而鮮能兼通也於是超遷之格率
視所職以牧守多拔諸司農廉訪多索諸司憲然此
以處庸材小器可爾若夫豪傑閑達之士左右咸宜
初不可以偏長目又可以是限其職守哉作虞人之益

或佐徂征典禮之夷或播刑迪後世如狄梁公聯度
支矣亦出而巡察江南韓魏公知審院矣亦出而安
撫益利厥後二公之勲庸磊落鏗鏘與義娥並耀嵩
華爭高是豈一職所可拘耶然而豪傑閎達僕指無
幾與其破渠獲而債事寧循軌轍為無爽是以雖或
病之而卒莫之或更也留都諸曹病於常格久矣茲
者民曹員外郎張君良弼乃有閩中屯田僉事之擢
衆皆贊羨以為數十年來始見茲舉蓋君之器能卓
異無適非宜初非可以常格拘故在廷之議亦不復
以常格處君也嗟乎自兵農既分王者因農為兵迭

耕迭戍之遺法猶隱然於屯田見焉然古人直行之
塞下而今則遍中國矣吾閩屯卒錯處八郡其疆畛
之辨糧粒之輸耕守之宜競訟之決必有專其事而
司其平者今皆於君乎屬璽書委任之意勤渠委曲
良非輕矣是廷議固不可以常格處君君其屑以常
材自處哉狄韓之勳名夷益之事業載在往牒可覆
視也異時將有責備於君者幸毋讓

衍極書重刊序

宋端儀

衍極凡五卷鄉先正元南安教諭鄧杓子經閩字學
之衰絕而著其友郡庠寶序劉有定能靜注釋之板

行于世方百五十有年而風聲氣俗最近之邦乃薛
有藏之者其篇名僅見於陳衆仲鄭氏先廟記及世
傳書目中所謂見名不見書者余嘗效昔人求以八
道未能得頊者能靜玄孫正隆德甫典教樂平從吳
康齋門人受寫本以歸蓋自蒼頡迄于蒙古氏凡古
文籀隸以極乎書法之變皆在所論議潛心獨詣參
驗稽決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藝之純粹要之未
嘗不本於古人而其中若九德若正邪若四時餘閏
之說之屬又其所自得焉者其字學之指南乎竊嘗
聞之先民有言備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又曰契兩

象之運該萬彙之理無踰於六書則字書也者乃至
理所寓而不可不講者若昔周官大司徒教民道藝
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固同文
矣自秦而下法雖不能不與時變而爲小篆爲隸爲
八分爲正爲楷爲行草爲飛白之紛紛然皆轉相祖
述間亦頗有肯尋篆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而得其
遺意者顧九歲之諭無章舉劾之典未嚴或者騁其
私智競趨妍媚而偏傍點畫浸以失真其品題之者
又復鮮識奧妙言人入殊所以不能不起于經之媿
嘆也子經嗜古博識尤工於書乃寓書著述以愆其

素蘊而佑啓我後人其用意遠矣昔右王軍讀蔡邕
筆法書遂大進行極之書非直論筆法而已志於字
學者能得其要領而知所向方於以博其理義之趣
於以端其心畫之形則所謂自末以求本由藝以達
道因小學之流而泝乎大學之源者可幾矣遽可諉
曰本之則無而不必精其能乎德甫方將重鈔于木
願考訂其魚魯之一二因併書以貽之

贈興化府推官鄭公致政歸養序

前人

上饒鄭公堯臣為興化府推官甫歲餘坐積思致微

恙自諉不堪吏責忽告于部使者祈解所居官狀既
上治行李不書牘閩郡聞之譁然言于太守之庭曰
公臨民存撫字於催科而寓教化於刑罰儒吏哉病
已當視事如初願得申白當跽毋遽舍公以歸而公
志已堅竟不可回沮於是兩庠師生相率命以言贈
惟公學明行尊所師友皆海內名儒最留意於當世
之務其佐守臣裨郡政用以圖報國恩者寔公初心
為然而番番慈親越居千里頃緣門戶多故侍養乏
人公之誦陟屺思倚門每切於一日十二時間則其
必必然圖歸焉者又所謂烏鳥私情焉云耳昔者屏

山劉子羣蚤歲宦遊邑而以親故致疾棄興化軍通判當世高之至今傳于青史而誌諸郡乘三百年來又復於公乎見之海邦從此添一故事其於名教亦不為無所關焉然屏山既還武夷與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往來講學薰而善良者彌衆公歸邑養之餘合二三同志上下其論尋繹乎潭溪之緒以行其鄉以淑其徒則所以同符於屏山者又匪直引疾一事而已公名夔堯臣其字自號愚菴由太學生領薦以銓試高等舍褐拜官云

蒲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郡學故有先賢祠宋紹定中定祀唐侍御林公藻至
宋元樞鄭公僑凡十有六人類多名士惟方著作以
始建廟學與後人因其他無所考見遷而附諸常觀
察之傍似矣鄭湘鄉著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子者
大儒君子至有病風喪心之誚則亦迂謬矣今以林
艾軒所撰墓誌考之蓋其少作晚而著存古易其所
詣抑又高焉列之一鄉之善士未為甚不可者宋季
若元以及國初累有躋升爰至宣德間增至六十
二人至正統間增至七十四人其中可以參錯昔人
無愧色者固多然承贄朝唐暮梁正歐史雜傳之儔

徐鐸擠排元祐在編類章疏之列卓厚方寧宗講議財利以才在選中而大樂修書預討論蓋吳居厚劉曷之流匹也乃使之俎豆其間不知當時評者何所取於斯人也夫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勿謂有其舉之莫之廢也若乃王回方軫徐復陳淬宋旅陳吉老林震林霆林豫方士繇黃艾鄭耕老王悅余崇龜鄭寅陳沂諸賢或遺直或遺愛或事功或戰功亦有潛心聖賢之學者是固與群公先正之翹楚者頡頏回視徐師仁脩潤道史林大鼎附麗秦檜以及徐寅陳絳鄭厚劉克莊顧長卿與國朝一二大夫

士間可責備又疑右過之然或以其子孫衰替或以其遷徙他郡顧不與焉於此不無遺憾故今序次已祀諸賢銜名謚號因併者其履歷行能爲卷者四其應祀未及祀者亦摭其行實而別爲一卷凡此皆稽諸傳志取諸公評非區區一人之私抑余編集此書特因昔日已成之事而道其所以然耳若論其至則表異其尤如詹如櫛如襄如次升如光朝如俊卿可學憲文龍數公爲後學景仰足矣又不必如是多其人也

鄉先生愧齋陳公以博學雄文鳴於時以敦朴愷悌稱於朝成化弘治間累官南京太常寺卿先生既沒而遺文未行于世孫經歷荅忠大懼散逸無以稱先人意一日抱遺文詣予請曰先人自著文字及一時應酬所作甚多愧不能盡刻乃屬郎中黃君伯固編選其尤粹者得一百一十四篇釐為十卷將鈔梓以傳公宜有言以為序予忝鄉曲子弟承乏南院實辱先生後則於先生之文予信不可無言故不敢以衰老才盡不足以自効辭乃連日披閱盡得其槩因作而嘆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論其世也公忠厚長者貌如其心而至性過人與
物無競平居吃吃言若不能出口至臨利害及大節
所關乃更奮肆敢言而義槩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
玩狎嘗上疏論時政叱錦衣卒不媚中貴數事尤人
所難先生生平大致見於李西涯諸名公之所稱述
類不勝紀予無容多贅也然兩言以蔽之所謂木訥
近仁外柔內剛先生以之故其發於文也亦如其人
焉文字協從蔽勢穩順而義理燦然態度橫生往往
出新意於題目之外寄豪放於典則之中讀之令人
亶亶忘倦至於雕虫篆刻以為工叢錯彩繡以為

艱深怪澁以爲奧險峻峭削以爲竒先生無一言焉
蓋其心明白而俊偉故其言簡易而易知其量含弘
而光大故其體雍容而不迫其節磊落而崢嶸故竒
麗秀絕之氣終不可泯然則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德
可謂協矣乃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豈偶然之故哉
其足以傳於後無疑也自先生沒于今二十餘年世
遠人亡而風俗與化移易世之君子日趨於智巧便
利而文體亦不勝變求其靖恭持重惴惴無華溫潤
典雅淡而不厭如先生之人與文者於今不可多得
觀世君子於此不能無憾嗚呼先生九原之下固不

可作而文未嘗不存文存則君子長者之遺風餘烈
猶可想見而熄浮鎮躁端有所賴然則斯文也其可
少也夫其可少也夫先生諱音字師召別號愧齋世
居莆之涵江云

木蘭陂集序

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
其魚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
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
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蹙小猶難
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

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為不
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
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博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
豹之議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思河伯循崖
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
信也而錢媛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
矣私惜者急義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
功嘗蹟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
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温

泉之口上急而下渙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
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
其衝伐石海州卧牛拋馬橫綬牙互而鈞鎖以固蓋
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
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甫
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
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賈滸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
興養人之利僅羨頡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
食侯封沐我

考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記其尚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未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筆耕硤薄間嘗竊烟水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方忠惠公文集序

前人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師宗之闡為盛。莆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馥于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沉鬱下僚。

者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
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逆親賢遠敵色杜佞幸以襄
之失蜀之敗為耻荆淮之擾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
慙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
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蔣覲所中
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虜東安
撫使為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郵民隱然
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為之力無沮以故
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挿竹以奠請贈謚而梓行其
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歿淳

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嗣
鹽豕學大叅廣潘因舊本緝之為若干卷複梓以傳
感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
落陳言辨博雖間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詞運意
以心術為根抵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
格澄潤豐潔而丰神自適爭先覩之為快亦名作矣
太常謚議謂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
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
出處槩自柑類莆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
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橋之叢蹟天

壤俱敝可也而胤嗣涼落遺文晦蝕逮之今無幾公
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
子姪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
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
俊鄉開晚出前哲景行序文大叅之請抑亦俊之責
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前人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而課程
詞語督詔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
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

曰春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稱東魯遺意概之後群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祖宗五帝父三王故叙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盛之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叙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猶帝之有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收胡張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是斯錄矣橫渠閔中人未嘗至湖南游謝黃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

固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
衍迤繼盛道未嘗絕也二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
正時有致私憾其間者剝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
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錄又吾道之托之地
也考時揆世諸士子崛起而承之斯總學盛心亦予
小子俊願士之意

忠經序

陳仁見本傳

是書篇章條貫發辭援古大抵擬孝經而作何以不
別為經傳曰孝經之有經傳後所更定書也茲所擬
乃秦火之餘漢儒之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

也然則善學孔子歟曰孔子述而不作其書皆出於
門人之所記如天地生成器物不假雕琢自然可以
傳之悠久是書則微露斧鑿矣然則其亦有所因乎
白子思孟子皆嘗有作子思作中庸程子所謂筆之
於書以授孟子者也孟子作七篇朱子所謂筆勢如
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者也但商敦周彝雖假人力
而為萬世之寶是書則作為利濟之具竊效公輸以
求其近似者爾然則其亦有鑿於世乎曰古人著書
多矣如老聃莊周列禦寇荀況揚雄王通輩皆名大
家而涉浮駕誕害理亂真或多有之如國語戰國策

說苑諸書又皆馳騁縱橫偏滯詭異雜以刑名術數
之說正如作為器玩足以供人耳目而非資身之具
古所謂虛車是矣是書則人家日用常器雖制不逮
古而亦不可廢焉其曰馬融所著鄭玄所註二人皆
漢經生史言融著春秋三傳異同註孝經論語詩易
三禮而無所謂忠經玄受學於融所著周易尚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亦無註忠經云云
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不衒故在曄時無所見今所
傳乃後人表而出之者邪史又言融達生任性不拘
儒者之節奢樂恣肆黨附成議意者言雖善而弗信

故弗傳爰及後人未暇責備不因人廢言而其書始傳焉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但云二人皆註孝經而違信老固如是也其擬之有是作或者其然歟玩其詞意大畧漢文字與魏晉以下蓋不相似夫漢儒專門訓釋前輩謂世不可無欲學者中心有主而知所擇竊以為所著之書亦然則學者由是而學而又參之他書以究其同異得失以定取舍之端則資之以脩身而事其君以及夫立政用人亦多間擇善之一助也

天津志序

前八

弘治庚申秋予奉命治儲天津兵備副使金君舜
舉以志典未備願為假宰因念天津為我朝圻內
重地

太宗文皇帝建都形勝居重馭輕設立三衛於古直
沽去京師二百餘里以為東南屏蔽百川會流條而
為至至此合而為一潔回吞吐以逆于海遼海鯨鯢
鼓吻上游猷之未遠必且搖毒漕舟商舶道踞少梗
識者以為慮百饋年來坐享寧謐其藉以一而之重
而金湯倚之矣自城設既備繼而學校昂修又繼而
貢士啓額最後兵備設官綱紀漸張儒風亦漸盛於

彬與上國齒獨記事之書尚闕進黃髮詢以開造始
事揖子孫考問祖德已不能舉其詳况遠踈乎誌其
可以終無耶遂忘固陋博倣近所謂郡邑志叅酌論
叙而從其善其有不合則繆起義例間亦附以己意
故城市宮室食貨學校官秩之類昉自我朝而土
地人物古跡則遠及前代戶部分司所治別為一集
以致其詳其他有關風教可以廣見聞而立程式者
雖非專地之事亦附集之以備考究踰時始筆落顧
及代束稿北歸正有道冗奪因仍幾欲廢之明年舜
舉亦以憂去適黃岩施君彥器以河間守擢是兵備

副使下車先意文事价而徵乃閱前稿楷以遺之昔
孔子謂文勝質則史志非史也其記事不可不信與
史同也裨官小說史資其善志亦可以備史之遺先
儒廣漢張子謂修志不可不載人物正以其景行仰
止而有資於展卷思齊之益但有之不可遺無則不
可強或者為生諛死文致巧飾以植息避怨如之何
其不籍籍口騰也予竊病之生長是邦者席祖父百
戰勤勞膺重城之托其不仕者亦給自公食三農之
力而受若直有秀而穎則養之學宮視其成又設憲
臣擇賢有才者長治以鎮靜之則文教武備為所有

事而講藝閑習讀法飲射不可時廢務相與守法勤
事以宣 國威勸德規過以厚風俗絃誦詩書以復
先王之治嗣是而書當有大者姑此肇端以俟之無
窮焉

送陳侍御疏允終養還鄉序 前人

吾莆當 國朝文治之盛先正聞望如林澹菴公翁
冰崖公陳康懿公柯竹岩公彭惠安公楊朝重公俱
文章事業可名世彭與楊尤以風節稱又有黃求我
公宋立齋公端厚朴重庶靜儒頌亦今世所難者諸
公皆天下士也天下人知之人能言之當有直書其

事則後世人知之人能言之至於知而洞其隱言之
無所勑附則惟產於其地與際於其時者爾始時周
每與予論古今事輒扼腕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
說至論人所以為賢則曰必務實務實云以其可以
利用安身而取之於已為有餘也非謂其必能有傳
是雖有激而云其亦有所取驗自信之深為可取焉
故自入臺即慄慄若不勝踰時以敢諫名其臺端倚為
重時 聖天子方厲精化理矢不自愛以徇顧有老
母焉封孺人張氏早寡撫已之孤今年七十有七矣
為貧羈祿遠離膝下誠非得已者上終養疏得 俞

旨以行昔人謂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以為因物有
遷然則惟理之至故物弗能遷其輕重本末分數較
然他日推而極之則內外先後俱可無遺憾矣即此
二者立身大節而其廉靜簡朴與物無忤斐然成章
說者謂吾邑壺山端重秀拔不在泰華下時周得所
仰止而非剿說億見者卓爾景行注標的於百步外
固不宜有毫髮爽雖然古有之遁跡不堅南嶽獻朝
與終母之年糜好爵頗飾輿服如史氏所譏者吾不
為時周疑然於時周之行而及之因以規夫為人子
為人臣者

贈山齋都憲巡撫江西序

方良永

字壽卿弘治庚戌進士今為新豐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乎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剥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 聖明下列壽俊內無疵政而外絕繁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者蓋寡吾友山齋鄭公之際亦竒哉當左轄江西特逆濠肆虐擊斷無諱轉移大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不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文致于罪卒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輟巡視費湖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遼左之戍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猶

公危雖公亦自危也迨反狀既露逆兵猝起皖城扼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也已有訟公之寃即其家而起之者飛龍利見天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天丁更始顧以江西甫定之邦非老臣宿望以拊循鎮懾之不可而公巡撫之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竒公亦自以為竒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猶濠時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奸尚在公亦無此拜拜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繩憚摧恭以弘新政保釐西人如書所謂不剛不柔詩所

謂不吐不茹公固有以自副也抑善作者不必善成
得於憂患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
可拔公孝友貞諒論事侃侃不詭以徇文章刊落葩
藻根據理要無諛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履危歷險
衡慮困心於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於所
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予不
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
因書之以為行贈

贈節推傳君榮擢常州郡倅序

前人

是歲正德色卯夏六月吏部擢吾郡推傳君美政通
判常州府事報至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
立石道左以系去思莆大夫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
部檄至君捧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
可為耶曰否大懟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
也奚為而不可無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恹耶曰
否升沉遲速命也而半刺端寮倅車分乘又得大郡
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恹尤哉若是奚為其不懌也曰
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
孚惴惴焉勛名損於作推時是慰爾松厓子作而解

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易也民俗信異士夫
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始不同也君
嘗再蒞莆一蒞杭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
而無間於興今何獨疑於常襲君之故以無變于初
常之人有不信耶予嘗見君褫身矣冰蘖自持不墮
激以自銜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於其
隱而開其迷必小大不寬乃已又見君之與人夫遇
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輒爲理而成于私則婉
而拒之以是民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與
與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邪而猶退焉若怯惴惴焉

以為嘉禾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將無以自慰
今釋然矣亦安敢變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
升與三庠文學蔡君希淵輩來乞文予無他說以張
之乃文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為贈行序

武康縣志序

陳琳

字季明弘治丙辰進士
今為南京兵部侍郎

古防風氏國於封隅為今武康之地攷之記傳足徵
也嘗疑堯舜之世江以南未盡闢而封國不宜至是
及觀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塗山今會稽豈其地相
近而皆列於荒服之內邪漢以後地運漸南故其山
若增而高水若駛而清人物土產習俗亦漸以熾逮

入國朝而武康遂為浙東巨邑絲續織縞衣被海
內則其他可知已舊時有吳興續志又有餘英志我
朝曾稱為一統志然皆槩舉湖州一郡而襍書之而
武康未有專志豈非其邑之缺典也哉衡陽易君來
令是邑政事之暇乃倣一統志凡例摘其事蹟分類
而書以為武康縣志既又訪其遺跡質之故老補其
缺而訂其謬凡古今沿革人物土產習俗於是咸備
其用心亦勤矣既成將梓以傳介予鄉友來京師請
序予惟邑之有志其繫於治非細也而今之為令者
獎獎於簿書期會之間且不暇給安能留意於是且

非法令所及若非吏而儒者亦未嘗不笑以為迂而君以為首務且其力足以成之不可謂難矣乎夫攷其圖書興利以養民表其地之先賢以風示後人皆志之所為亦令之責也君其次第為之則尸其地食其報將與志之所載名宦並垂不朽其寧使是志徒託於虛文而為俗吏所嗤笑者乎此予之所望聊以復於君者君名綱字正道督而修之者邑丞許君英判簿李君睿而索予文者鄭君美今為其邑幕云

送邑判秦君致政還鄉序 前人

雷子曰去名者無憂而論者往往謂軒冕榮貴為外

物若為身累然者抑豈至言哉易曰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固不以名位得喪置欣戚其間則亦安所遇而已矣上猶秦君廷玉由太學來判吾邑未書考輒致其事以去過予言別予曰君官卑而祿入少歷未深自居兢畏不敢溷凡俗自潤故橐蕭然上猶近雅兵燹廬室為墟田園蕪且盡昌黎子有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君何恃歸哉君曰吾嘗誦紫芝之歌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竊慕之而迂踈率直利方為圜變白為黑其果吾事而亦果吾安耶况今年六十有六亦年至之時

吾固無恃而歸亦何得所恃而留耶吾邑不可往吾將市舊業携妻子卜築南安耕薄田棹小舟弄水雲而狎魚鳥以待盡餘年何往不自得哉言已予且快且悲惘然自失記宦游南北十有四年非如君之歷之淺言無補於時澤未加於上下非如君職簡地限而猶竟其施貧雖無異於君然豈吾人及計哉君得脫樊籠而予尚羈塵鞅予之自謀不暇顧暇詠君哉君達者也順恃而止者也不累於名者也君去矣自食其力饘粥得繼無失為畝畝逸流即不能亦將使樵翁牧豎群而指曰此固莆貧判簿也不亦美歟令

尹周侯以仁惜其去也需予贈言序之如此

送邦憲鄭君之南粵序

陳茂烈

見本傳

伊川誦涪州元定道州曾中無所芥蒂得賢愚之歡
心無他見道明耳越江別淚嶺海出涕頓沛失其常
者衆也噫見道者世可易得其人乎哉予於鄭君士
達之行而有以閱其淺深矣

孝宗朝君與予同被召君適南都赫赫有聲稱予碌
碌西臺及歸終養君以憂制去正德初起復奉命
按湖南代還與時抵語調吾郡節推人聞光嚴而顯
顯以待既至予謂之曰暫借牛刀君笑曰愧未學處

談琅琅如平時予異之又能刊落形迹盡禮以事上
罄折以賓賢悉心以體下於是審重獄剖繁詞拔淹
滯清案牘定徭役括隱丁抑豪右扶貧弱積弊頓革
惠政一新未盈數月歡鼓四流方欲講究水利築塞
陂澗立悠久之基而廉幕之檄下矣嗚呼天將玉君
而故為是拂亂耶抑吾郡生靈之無祿耶士夫武弁
以及黎庶無遠伊邇為之興嗟君無幾微見於邑予
尤異之夫 謫於莆再謫於廉人所不堪君之操愈
堅不知果於道有見乎否乎即今之處莆固知所以
處廉廉人於君所以後之愛之又未知其何如視顛

沛失常者賢以否又何如耶予家食數載忍見時艱
自吾郡言之前守張公時峻踰半載而去今君未半
載而又去天下郡牧如二公之去者殆未知其幾人
求如二公脫然無芥于懷而得合郡之心者又未知
其幾人焉韓子云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吾郡二公
何古今之人不相及哉諸揮侯作圖徵言以贈因并
書之以表二公之賢

送黃伯望序

林夔

予初入郡庠伯望已號前輩慎言寡許若與予不相
合長揖外未嘗輕相近一日候按部者於郊未至予

力乏坐偶右伯望曰吾長子不宜然予引退然亦笑
其過於類慙後予領鄉書伯望繼之同第庚戌進士
同官戶部僑寓又同巷當是時無一日不見伯望見
伯望必頽倒後已伯望每謂予予某事過某事不及
初聞之猶憤且恚居閒處獨因以自檢蓋有甚所言
者百孔千瘡東防西潰且恐伯望之不言矣丁巳讀
禮歸始別於乎友道之廢久矣未合也相望如秦越
既合也相附如漆膠俯首仰氣不肯輕出一言恐相
齟齬比以相全而迄於相失也有如伯望者始能正
予以禮終能輔予以義朋友盡若人輔仁之益庶幾

乎哉而予繆悠之迹得免播揚者伯望賜也伯望有南方侵事過家奉卮酒為二親壽走謁諸墳墓見鄉之先生長者公府僅一私覲簡書有程車馬且戒行矣群公相率賦詩見素先生冠以序夫伯望群行卓然作者蓋得其實矣而復贅是不腆者朋友之難離合之感也伯望亦有慨於是乎

桐鄉縣志序

李廷

吾字仲陽弘治末進士歷官大理寺丞

桐舊為鄉隸崇德宣德庚戌始分崇德西部為縣而治于桐因名曰桐鄉其初為鄉也凡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之屬皆見于崇德嘉禾等誌析

分之後則闕焉未有任紀載之責者正德壬申鈞州任侯仲伊來爲縣首會經冬志博采與集凡涉桐事者畢牘而識之而又咨之故老考之博信舉真黜謬刪繁就簡允爲一邑成書今年春侯以職事至京過予言故且請序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誦訓掌地圖道方志以詔地事而知地俗則志之由來遠矣存于世者如州箴黃圖風土記諸書大抵志類也其爲言皆約而盡直而覈可以該事實垂法戒非苟作者哉 國家承平既久人文聿興薦紳先生皆得以游藝餘功及於志事然取而閱

之其能粹然完美足以追古作者無幾若義例弗當
條章靡立或詭言傷正或穰詞損實者往往有之夫
本道德而後可以言文具三長而後可以言史志之
記事如史而會意惟文弗遇其人焉欲操筆以爲文
具美觀豈不悖哉桐雖新造之邑然賦貢戶口土產
疆里在浙猶可甲乙數而以例于江北則雖方州小
郡殆猶過之獨復道綴文之士輔理承化之臣則若
寥寥無有相望而起者豈爲政君子未能倡而導之
歟侯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者矣繼今以往吏於其
土者於是而寓覽焉則不俟觀風問俗自有以備見

乎興衰之微生於其地者於是而披誦焉則不俟稽古攷文而自有以盡窺乎古今之跡襲完富而思保持察俗尚而思因革觀俊乂而思陶鑄詮流品而思勵行悟勸戒而思趨舍感發興起而名宦人材將彬彬乎輩出矣予嘗承乏是邑時則有妄輯而刻于梓者每欲脩正之未能也茲覩侯之成書既喜且愧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前人

曩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爲守也邑無饕諛郡無秕政民皆恪勤于農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

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
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
也後予入官于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
於墓隧有碑郡縣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
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
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
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
以來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
懷洞達正氣常伸茹闇濁不為之驚解焚錯不為之
亂調甘辛定震撼而不為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豐

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竣整若巖壑壁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己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上者非惟提衡推輓之未聞也顧伎害之擠抑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連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能柔言脂軸飾智為恭席禾及溫皆接武要地考其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迥乎不齊如此豈亦繫乎其逢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

是磐石以識歌頌之穀積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
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
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
詔以錄示予請爲之序子故備論公之所以繫民之
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
諷也夫

送都憲山齋鄭公巡撫江西序

黃鞏

山齋鄭公之以都憲巡撫江西也其去罷方伯時八
年矣鞏於公之出處未嘗不反覆世道興衰之際焉

夫古者逆亂之雄欲動於惡必先去其所忌其不足忌者大抵可說而下也先是逆藩始橫素翁為巡撫獨策其必反稍裁之已不能堪翁致政歸公為庶憲連為左右方伯亦策其必反又稍裁之滋益不能堪遂反噬賴臺章交論天下譁然竟不敢加害然猶傳會以罪去於是無復言及且頌其美者矣浸淫以至於亂尋敗亡先帝始念公先事之智排難之忠即日擢為四川方伯未幾在廷僉舉我

皇上入繼大統省章首見公姓名若曰茲貞臣也是敢抗逆藩之橫是嘗有德江西之人其長都臺以撫

西人 命下輿論稱懼方公之被禍以去也天下危
之曰公其不免今免矣江西人思之曰公乎其庶幾
復來乎今復來矣士君子惜之曰安有賢如公者而
不柄用乎今柄用矣公將何以慰天下之望乎況昔
當其難今當其易昔處其變今處其常公之不負天
下之望也亦審矣世有以一創而懲遂改故轍者輩
蓋屢見之未嘗不退而自懼也亦安敢復以是量人
哉公長材與學粹衷勁節在鄉評每以公與素翁為
匹今都憲之擢亦與翁司空 召命先後下且復履
翁舊撫之地行翁之事世以為不偶然云

送林二山赴夷陵判官序 前人

二山林君以乘之判夷陵也取道過家顧予後峰山中與之登古囊凌絕嶺以望滄海遂遊九峰沂涵江凡三日而後去瀕行謂予宜有言予亦方思所以贈二山遂撫夷陵之故以語之昔歐陽文忠公嘗貽書高若訥爭范文正公事坐謫夷陵以景祐三年十月至明年十二月移光化計在夷陵僅一年而文采照映聲光衣被至今夷陵之山川草木有光耀焉夷陵人相與語猶曰吾文忠公嘗辱臨于此也而凡仕其土者亦往往以前政自詫夫當其時投之險惡之地

固以顛踣窘辱之也孰知數百年之後而人更以爲
榮者乎豈直道之在天下屈之而益伸抑古之所謂
賢人君子亦必沮遏摧軋而後能有所成與二山之
謫與文忠同而又適蒞其故所履地人望二山不薄
矣二山將不爲文忠而已乎文忠在夷陵嘗閱隙年
公案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曰奚荒遠一邑且如
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益不敢忽然則夷陵何歲
之間固文忠終身造就地也向使不至夷陵則所謂
枉直乖錯者奚知焉不因荒遠一邑則天下之事又
奚知焉文忠異時接引後進每談吏事而不及文章

蓋得諸夷陵者深矣嗚呼此夷陵之所以有文忠亦二山之所以爲夷陵也惟文忠平生可法者多予獨舉此者蓋夷陵之故也夷陵自爲邑以來前代名賢宦遊者亦多矣予獨舉文忠者慕其迹從其同也二山二山亦將爲文忠而已乎

蒲陽文獻卷之十終